

AIGC 时代多重虚拟幻境的生成逻辑与制衡机制

郝雨^{1,2}, 文希²

(1.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太原 030031;

2.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上海 200436)

摘要: 生成式智能技术迅猛发展, AIGC 制造的超仿真虚拟幻境引发世界失真成为热点问题。从媒介理论史视角, 通过对 ChatGPT、Sora、元宇宙建构多重虚拟世界的分布式解析, 发现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进阶为多重 AI 超仿真虚拟幻境, 人类赖以认识世界的媒介在智能传播时代变成了假象的生成机。基于多重虚拟幻境的风险, 提出研发人形机器人直击现场守护真相、建立交互式学习系统提升模拟性能、引入 AIGC 鉴别模型区分人机智慧的制衡机制, 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拟态环境; 虚拟现实; AIGC; 真实世界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5) 01-0057-08

Sora 的问世, 象征着 AI 模拟现实世界迈向一个新台阶。“AI 影像爆炸性革命”“现实将被彻底颠覆”等言论甚嚣尘上, 由生成式 AI 造成世界失真的问题引发学术思考: 当 AIGC 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究竟是在助推人类认识真实世界, 还是让人类坠入虚拟陷阱? 当人们欣赏着人物逼真的肌肤纹理, 看着潮湿街道上倒映出的霓虹灯光影……是否意识到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假象? 作为媒介技术物的生成式 AI 又在如何解构与重塑真实世界? 本文以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的“拟态环境”为理论线索, 在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进化论视野下对 AIGC 引发世界失真的问题进行逻辑推理研究。本文从学理层面揭示由媒介变革造成大众与真实客观环境之间不断求近得远的现状, 力图探索更为科学理性的媒介技术, 以弥合由技术本身造成的“虚”“实”世界不断增大的鸿沟, 从而尽可能纾解技术发展的悖论, 寻求媒介技术与真实世界的和谐共生之路。

一、李普曼的“拟态环境”揭示: 大众与世界如此隔膜

人对技术的依赖根源于对广阔现实世界认知的需求, 由于人体感知范围的局限, 人类认知世界必须通过大众媒介。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 李普曼就提出“拟态环境”概念。“拟态环境” (pseudo-environment) 实际上是从侧重于研究传播建构社会关系的芝加哥学派过渡到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之间的一个关键性概念。^[1] 它强调人们所接触到的信息环境并非客观世界镜子式的反映, 而是经过大众传播媒介选择、加工、结构化处理后的“似而非环境”。李普曼分析了拟态环境下的三种现实: 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 二是经过传媒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 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外部世界图像”, 即“主观现实”。这种“拟态环境”虽然有助于人们认识更宽广复杂的世界, 但是不可避免受“刻板印象”“制造同意”^① 以及“编码—解

作者简介: 郝雨,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希, 女, 博士研究生。

^① 制造同意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在《制造同意: 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一书中提出来的。布若威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在考察工人工作时发现工人努力工作是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说明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的运作是“制造同意”的两大重要机制。

码”^①等主观意识的影响，难以还原世界真实的模样。并且，在大众传播时代，信息发送者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此种中心的、定向的、单一的传播语境导致人们对现实世界认知的进一步窄化。即便如此，人要获取超出本身经验之外的信息，必须通过大众媒介这个渠道，只能更加依赖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

美国著名新闻传播学家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认为新闻本身是创造一种公众对接触不到事件的想象性参与，^[2]新闻其实是经过媒体从业人员选择的事实，足见大众传播时代的拟态环境是媒体议程设置后的人工环境。但是报道者对事实的选择是无法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教材《新闻学概论》中明确指出这是由事实的无限性和报道的有限性所共同决定的。^[3]大众传媒的权威把关人通过媒体定位、受众需求、新闻源选择、角度呈现、写作方式等搭建起人们观看世界的窗口，媒体从业者的主观行为对受众感知真实世界造成极大阻碍。与柏拉图（Plato）的洞穴理论类似，受众是洞穴人，媒介是火炬，运营者是影子，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大众媒体筛选过的“拟态环境”中。因为大众不可能直接接触纷繁复杂的世界，难以作出明智的判断就只能充当局外人。^[4]因此，我们不断通过媒介认识这个世界，而实际上我们却与真实的世界相去甚远。

二、AIGC生成多重虚拟幻境：加剧世界失真

如上所述，在大众传播时代，人们通过间接渠道（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认识目不可及的世界，而在生成式智能传播时代，让原本来自现实生活实践的“拟态环境”，又呈现出超现实、超仿真的新特征，加剧了人与真实世界的隔膜。

（一）数字复制时代搭建的一重“在线场”新闻

德国著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夏日午后闲憩时群山和树枝的光

晕是当下时空独一无二的体验，机械复制时代带来了灵韵的消逝。^[5]可见灵韵乍现来源于艺术家亲身体验的实践，而在数字复制时代直接挑战的是社会生产实践的理念。虽然大众传播时代的拟态环境与现实世界存在一定差距，但新闻记者依靠的是“目击证据”来建立和维护报道的权威性，“在现场”依然是记者生产新闻的必经途径。如今，目击实践在大数据的冲击之下日渐消解，采写编发环节的远程化、一体化、在线化日益成为媒体生产新闻的普遍共识。“在现场”在智能技术的裹挟之下沦为“在线场”，从去过那里到不在那里，此种“强编弱采”的现象正造成新闻生产与实践的异化。AIGC更是加剧了新闻生产与实践的异化程度。

AIGC的三大技术基础：大数据是燃料，算法模型是引擎，超强算力是加速器。创建AIGC的首要步骤就是搜集数据，据统计，ChatGPT的训练语料60%来自爬取网站的大型数据集Common Crawl，22%来自爬取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集Web-Text，16%来自报纸、书籍、杂志，2%来自维基百科。^[6]由此可知，以上数据均来源于过去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记录，将其编码成计算机可识别的数据实则是在扩大过去与现在的鸿沟。比如美联社将之前积累的新闻数据库授权给OpenAI公司，以探索AIGC应用新闻的可能性。此类编码数据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新闻这个术语脱胎于16世纪晚期的古英语单词“newes”或者“niwes”^[7]，“时新性”（new）是衡量新闻价值的首要标准之一，过往新闻数据的内爆只能充当历史的注脚，难以服务现在世界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新闻（news）亦被传为北、东、西和南（north, east, west, and south）首字母的缩写^{[7]（25）}，单一数据来源并不足以被视为大数据，数据专利、隐私、版权保护都让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难上加难，使用网络上公开的同一数据库又

① 编码解码理论是英国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中提出的。编码指传播者将信息转化为便于媒介载送或受众接受的符号或代码的过程，编码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化内容的复制；解码指受传者将接收到的符号或代码还原为传播信息的过程，是把这种固化的意识形态进行再次的创造，解读过程中受主观因素影响有时甚至会进行反思与反抗。

让媒体失去生产独家新闻的优势。再者,算法模型依据的是概率统计规则,并非来自人类对真实世界的社会实践,容易造成新闻生产与社会实践的异化。新闻传播活动是新闻从业者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在无产阶级新闻实践中产生的,实践是新闻生产的不竭动力。根据用户的提示语,通过模型算法计算词与词之间的关联度完全脱离了实践传播活动。记者在哪里?成为数字复制时代的一个难解之谜。最后,算力充当合成数据的数字复制机,加深人类与真实世界的隔膜程度。所谓合成数据指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协作的结果。这种合成数据被重新上传至网络空间,在超强算力的光速复制下充斥网络世界,人隔着屏幕窥探现实世界犹如雾里看花,又怎么能看得真切?因此,依托大数据资源的数字复制时代设置了第一重虚拟世界。

(二) 概率随机生成制造二重新闻幻觉

信息与现实世界联系得越紧密便越不容易被操控,然而大语言模型带领我们置身于“可读可写可复制可互动”的意义互联网中,却唯独没带我们通往现实世界,这是由技术的原生特性所造成的。大语言模型(LLM)遵循的技术架构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语料体系、预训练算法和微调算法。语料体系是生成式AI的基础,包括从开源代码库爬取的,用户自愿共享的以及从百科、书报、论坛等渠道获取的信息,经过初步清洗形成海量无标注的投喂数据。关于预训练算法,OpenAI公司研发ChatGPT时采用了一种基于自注意力机制(self-attention)的神经网络模型Transformer,以此处理序列数据。为了训练Transformer高效挖掘单词与上下文之间的概率关联,OpenAI的研发人员采取了完形填空法,即从一个自然语句中删掉一个单词,让Transformer根据上下文语境以及词预测功能填补上最合适的词语。此称之为“自监督学习(self-supervised learning)”^[8]。此外,为了让Transformer具备聊天问答能力,研发者采用了提示法(prompt),即提供样例,让ChatGPT识别并掌握模板,根据用户提问的关键

词快速匹配答案。最后利用微调算法提升ChatGPT的语言性能,使之更贴合人类的语言表达习惯。微调算法引入了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技术,以此提升ChatGPT回答的流畅度。

从以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运作来看,AIGC既非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产出,又非有意识地深层次思考,而利用的是计算的可穷尽性,纯科学技术的统计计算能力,遵循的是由一般到个别的归纳概括演绎逻辑。有学者搜集了ChatGPT的243例错误信息进行实证内容分析,发现AIGC包含“夸大其词”“逻辑错误”“推理错误”“数学错误”“无根据的捏造”等八大事实错误。^[9]AIGC的失实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概率算法原理不符合事实真相;二是缺乏原创,人类的创造力根植于经验、情感、文化等复杂因素,^[10]而AI只能在预定的参数内运行,AIGC被视为缺乏对现实感知的伪劣内容。^[11]李大钊曾将新闻定义为现在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12]以ChatGPT为代表的LLM完全脱离了真实的社会情况,在时空错乱的真空中无意识地产出内容。所以在自然语言模型的技术神话狂欢中,随机输出的AIGC不能完全等同于新闻,只是创造出了一种脱离现实语境的新闻幻觉。

(三) 人机言说编织社会区隔铸造三重囚徒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根据传播层级可分为人际传播AI和大众传播AI。以ChatGPT为例,当ChatGPT作为聊天机器人与个人展开微观对话,归属于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当ChatGPT与多用户同时实行对话,则属于点对面的大众传播。从大众传播角度而言,首先公众开放、理性对话的基础被拦腰截断。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社会上存在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原则上对所有人开放,他们就具有普遍公共利益的问题公开自由地表达意见,如规模较大则借助媒介传播,最终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控制。^[13]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首要特点就是需要众多独立的复数主体同时在场,彼此言说,构成人与人之

间关系织就的意义空间。但是 ChatGPT 是人机之间的对话，机器本身带有“机之为人”的服务性质，难以形成高质量的理性对话。加之人机对话还是局限在私人领域，挤占了公共领域的讨论空间，人与人之间存在机器制造的新的社会区隔。

从人际传播角度而言，文心一言对话框中，AI 会记录你的提问放到回忆内容里，也会持续引导你不断提问，“我画好了，欢迎对我提出反馈与建议，帮助我进步，你可以完整描述你的需求继续作画，如：……”，给出示例。为你提供私人订制的微内容服务，用户沉浸于算法编织的兴趣牢笼中，不断强化自己的观点，这对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和健全人格的塑造都是不利的。有学者以智媒终端原住民 Z 世代为研究样本，发现他们以个人的主观倾向接触媒体信息，而这些信息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14] 透过 AIGC 的大众传播形成新的社会区隔，阻碍公共领域公开理性的讨论以及 AIGC 的人机传播损害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关系这一系列的潜在社会问题，AIGC 编织了第三重虚拟世界的囚笼。

（四）世界模拟器 Sora 构建超仿真视觉幻象

莱文森（Paul Levinson）认为人类技术发展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总是在模仿延伸人体的功能，到如今开始复刻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如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一经发布便引发了“阿玛拉定律”。一位戴墨镜的时尚女子走在东京大街上的 60 秒微视频让人们畅想 AIGC 应用于影视后期制作、短视频创作、游戏场景建模等领域内短期的降本增效，但严重忽略了文生视频涌现长期以后构建的超仿真视觉幻象。为何会将 Sora 视作视觉幻象的制造机呢？所谓视觉幻象指的是生成画面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情况，此与 Sora 的原生技术局限不无关系。用于训练大模型的数据根植于经验的物质世界，现实处于动态变幻之中，由此决定 AIGC 具有先天不足的滞后性，难与现实世界同步。再者，出现视觉幻象的一大技术瓶颈是不符合现实物理规律，比如咬下一口苹

果，苹果完好无损就是不合物理定律。为解决此问题，游戏设计师、电影特效师、工程仿真师在制作场景时通常会进行多次物理交互模拟实验，这不单是 Sora 扩充训练数据和优化算法就可以做到的，而需要在理解现实物理世界基础上结合虚拟与现实交互技术达到质的飞跃。Sora 当前对物理规律的模拟尚处于大数据计算的初级阶段且存在算法黑箱，而诸如相关性、整体局部关系、因果律等高级复杂物理规律的交互模拟是 AI 生成视频需要攻克的难关。即便未来 Sora 能完全复刻物理规律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其创造的超仿真景象涌入并湮灭真实世界，人们应该生活在哪里？又该相信什么是真的？1938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播报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让 170 多万的美国听众相信是真的，引发前所未有的社会恐慌。AIGC 蓬勃发展的今天，“火星人入侵地球”是否会重演呢？

因此，从 ChatGPT 随机生成制造的文字幻象到 Sora 模拟现实制造的视觉幻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即真实与虚拟边界线的模糊甚至坍塌。李普曼的“两个环境”理论认为人类同时生活在“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中，现实环境是人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虚拟环境是人意识之内的主观世界。^[15] 视频生成大模型中算法计算出的不合物理规律的视觉幻象结合大数据中来自真实的真实元素，制造出具有一定真实要素的影像，经平台推广和不明真相的用户转发，在互联网场域中逐步常识化。^[16] 换言之，就是在现实环境与人类之间插入了一个由 AIGC 构筑的巨大超现实“虚拟幻境”。在网络社会，受众大多依赖互联网接触信息。正因如此，超出经验、自动生成、不断涌现、广为传播又具备一定真实要素的 AIGC 或合成视频持续浸润现实生活，让受众认为“看见的”就是真实环境。真假世界界限的崩塌不止会增加视觉传播中的深度伪造风险，还易滋生犯罪，将社会推向失序。如香港警方破获的一起高达 2 亿港元的“AI 换脸”诈骗案，经警方调查后得知，由所谓的总部首席财务官发起的

多人视频会议中仅受害人是真人,其他参会人员都是 AI 换脸后的诈骗团伙。^[17] 事实证明,传统鉴别真实的方法——“眼见为实”在真假界限崩塌的世界中已然失灵,更可怖的是正在摧毁社会运行中的信任体系。人们恐惧的不是 Sora 模拟世界的能力,而是构建现实的能力。

(五) 元宇宙助推虚拟世界版图的再次升维

无论是文生文、文生图像还是文生视频都只是元宇宙版图中的一环。有学者将元宇宙定义为计算机生成的后现实产物,并认为实现元宇宙的关键障碍来自缺乏整合物理现实域与数字虚拟域的技术支撑。^[18] ChatGPT、Sora 的问世为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文明图景提供了可供应用的技术集成体,一方面, AIGC 加速了物理世界的复制和内容的有机生长,解决了超现实空间中内容稀缺的问题;另一方面, AIGC 帮助元宇宙建立沉浸式交互空间,打开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勾连的通道。未来元宇宙的目标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用户持续提供在线三维虚拟世界的沉浸体验。^[19] 元宇宙全方位的沉浸感是人机社交互动性能的重要衡量指标,运用感知、计算、建模技术映射、感知、改造物理世界,最终塑造一个独立于物理世界的平行虚拟时空,也就是数字原生世界。用户进入数字原生世界需要建立一个数字身份作为进入虚拟空间的钥匙,意味着元宇宙从数字孪生阶段进入虚实共生阶段,如同“薛定谔的猫”,打开盒子的一刹那,“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坍塌成一个虚实结合、真假难辨的混乱空间。基于数字身份的操作消费行为被捕捉记录成用户数字档案,创作行为则被转化为数字资产在元宇宙中继续流通交易。整个元宇宙虚拟世界的建设需要数百亿传感器和接入点末端的连接,更需要数十亿乃至更多的数字孪生模型,采用精细化的三维实时驱动渲染技术,模拟逼真技术实现元宇宙世界的高精度化和高交互性。如果将 AIGC 看作文本图像创生的意义互联网,那终极元宇宙构建的就是如《流浪地球 2》中所展示的摒弃亲身实践活动的数字意识永生超现实世界。但无论 AI 如

何发展,人的自然身体要生存,依然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提供的能量,脱离自然身体的活着是否是真实的活着? 意识永生是否真能代表本人意志还是沦为被技术资本操控的傀儡,目前看来是无解的哲学命题。

众所周知,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AIGC 的突破不过是助长了信息的无限度扩张,拉大与物质、能量之间的差距,根据守恒定律反而加剧了客观世界的不平衡。如果说 AIGC 依靠数据、算法、算力生成概率组合的虚拟世界,那么元宇宙则是借助虚拟现实、区块链、人机交互等技术实现场景化、多模态的虚拟世界版图再度升维。但是,元宇宙带来的“沉浸式”“体验式”“现场感”都只是增强现实的手段,也就是更加虚幻的场景而已。最终我们发现,生成式 AI 模拟现实却制造出层层海市蜃楼远离现实,追求多模态呈现事实却深陷深度伪造漩涡,开发 AI 看见现场的能力却不具备感知现场的能力,接收人类的情感表达却无法产生共情与回应。无论 AIGC 构建的多重虚拟幻境多么逼真,本质上我们距离真实的世界已更加遥远,且越来越远。这无疑是技术本身的悖论。

三、以技术制约技术: 弥合虚实世界鸿沟

如前文所述,大众媒介的拟态环境已经演变为 AIGC 时代的多重虚拟幻境。波兹曼(Neil Postman)曾言,“人类劳动与思想的目标总是要追求最高效率的”,而一旦有利可图,也必然会形成规模化生产,而规模化生产也就难免造成生产过剩,世界的失真必定越陷越深。对于新闻领域的 AIGC,能不能在技术的变革中找到理性制约的平衡点? 能不能以技术制约技术,抵御 AI 幻境导致的世界失真? 基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提出用回归现场、优化模型、矫正算法等机制来弥合虚拟与现实的鸿沟。

(一) 研发人形机器人直击现场,守护拟态环境真实度

说到底 AIGC 会阻隔作为自然之物的人与自然世界的紧密相连。因此需要在技术上增强 AIGC

的人性化程度，尤其是对于世界原貌的传播需要根本解决 AIGC 的亲临现场问题。以往的自动化新闻^①采用的都是来自现实世界的数据，再通过算法模型计算出符合人类表达习惯的自然语言并呈现出来。而如今的 AIGC 功能异常强大，自动生成的内容中不仅包括常见的图像、文本、音频等外显性内容，同样也包括策略、剧情、训练数据等内在逻辑内容，追根究底 AIGC 最为核心的指向是深度合成技术，不同于拟态环境来自客观真实世界的写照，AIGC 里面包含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杂糅。对于自然世界真实性的守护，新闻传播担负最大份额。因此，如要将 AIGC 用于新闻生产，为防止 AIGC 与现实生活背离，需要给 AIGC 安装上可以进入新闻现场的四肢和可以感知世界的五官传感器，研发出高级智慧人形机器人。高级智慧人形机器人不仅要把拍摄记录的现场原片作为目击证据传输给记者，更需要对突发事件现场的温度、湿度、化学气味、地形地貌等做环境分析，这些经过复杂计算处理的数据也能为真相提供部分证据。目前 OpenAI 公司与人形机器人创业公司 Figure 合作创造出了 Figure 01，不但可以模仿人类的肢体动作，而且还有更高维度的感知、交互和控制能力，能在一堆物品中识别出可以食用的苹果并递交给测试官。大模型加持的高级智慧人形机器人代替记者进入新闻现场，通过记录现场和分析环境的方式最大限度还原真实。只有确保新闻构建的拟态环境真实，才能最大限度呵护世界真实。

（二）建立交互式学习系统，提升模拟现实精准度

毫无疑问，以 ChatGPT、Sora 为代表的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劲头势不可当，AIGC 涌现造就的“超现实”幻镜不可小觑。要破除事实建构主义，拯救岌岌可危的世界真相，继续沿着传统深度学习技术的思维走下去无疑是缘木求鱼，

探索数据、算法、知识、交互“四轮马车”驱动的新技术才是破局之道。一方面，算法和数据协作，用持续优化的算法模型高效处理海量数据，成为人类得心应手的工作搭子；另一方面，建立知识整合体系和动态交互系统，以便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能精确呈现物理世界。建立知识整合体系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包括但不限于地理气候、环境化学、动力光学、图像学、认知科学。将这些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深度结构化并编码成计算机语言投喂给人工智能，目的是让人工智能深刻全面地理解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从而在自动生成过程中能遵循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则，削减与现实世界的偏差。^[20] 建立交互式学习系统同样也是为了提升人工智能模拟复杂物理现象的能力，当大模型与客观现实环境进行动态交互时，在实践中实时反馈促使模型不断调整和优化，提升 AIGC 的精准程度，增强受众体验的真实感，开创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数字世界。高精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到新闻生产中不但能重现已发生的事实，生成生动形象的解释性报道辅助新闻叙事，而且还能模拟现实情境预测事件在物理惯性下的趋势，比如模拟地震时的地形、危房倒塌的结构、火势蔓延的方向，为拯救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

（三）引入 AIGC 鉴别模型，把控事实核查严谨度

大众传播时代，为了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编辑通常会通过查阅背景资料、回访当事人等方式进行事前核查，严格把控新闻真实性。AIGC 时代，有限的编辑无法对涌现的 AIGC 进行逐一核查，事后核查成为常态，彼时假新闻造成的社会影响，媒体受损的公信力已难挽回。因为人力、注意力有限，人们不得不将信息把关权让渡给推荐算法，算法把关的是受众兴趣与信息筛选效率，衡量新闻价值的唯一标准变成了流量经济，

① 自动化新闻起源于 2006 年美国汤普森公司研发的一款财经新闻写作程序。我国的自动化新闻始于 2015 年腾讯写稿机器人 Dreamwriter 生成的财经新闻。美国学者马特·卡尔森将自动化新闻定义为在较少或无人干预下，数据在程序模型算法下结构处理后形成的新闻文本。参见文希：《自动化新闻的原生性失范及应对防治》[J]，青年记者，2023（5）：46-48。

那么信息的可信度和质量就更难得到保证。既然是技术引起的真相隐遁和内容质量下降现象,要解决还得从技术本身出发。因为眼见为实的传统鉴别方法很难在同源异构的复杂环境中生效,那么就需要开发出更多的“非目击”辨伪方式。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研发 AIGC 的鉴别模型,与多模态大模型开展技术竞赛。生成式 AI 迭代, AIGC 鉴别模型就随之升级,以技术手段确保核查结果的严谨度与可靠性。考虑到文本、音频、图像、视频各有特征,识别人机智慧的方式也要因模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于文本而言,既可以利用比较算法分析文本数据,将提取的关键特征映射到知识图谱中,以此检验 AIGC 的文本幻觉,^[21] 又可以用语义模型检测出语法正确,但语义与现实不一致的 AI 文本。对音频而言, AI 音频的显著缺陷是缺乏自然性,语音语调没有抑扬顿挫和情感表达,用波形分析框架模型可以识别出来。对图像而言,一是识别 AIGC 水印,二是用纹理框架模型检测图像含有的异常现象,比如不正确的阴影角度、不自然的纹理质地。对视频而言,真正的人类互动中包含面部表情、嘴唇动作、语音语调与情绪传达的同步性,混合面部动力学、像素流、光学流技术的综合分析工具帮助检测 AIGC 视频,为媒体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保驾护航。^[22] 与此同时,为了挽救被技术吞噬的真相,笔者建议结成同盟建立分布式真相拯救机制。比如 AI 科技公司在设计大模型时必须在生成的内容上自动标注出 AIGC 数字水印,与用户签订用大模型生成内容进行公共传播时必须注明生成出处的使用协议。媒体履行社会瞭望塔的功能,严格进行事实核查。社会公众提高智能媒介素养,三方携手全方位守护真相。^[23] 事实核查除了要辨别信息的真实性,拉回被流量牵着鼻子走的算法把关人。还要利用机器的自我学习提高人工智能水平,在技术层面避免推送主题过于单一的问题,并警惕算法打造的极端个人中心主义囚笼,提高算法透明度,引导算法朝积极方向发展。

四、结语

智能技术迭代变革的不仅是人类的生活环境,更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大众传播时代,人们依靠媒介提供的“拟态环境”来认识现实世界,记者的现场目击很大程度上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与权威性。而 AIGC 塑造的多重虚拟幻境加剧了拟态环境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偏差,尤其是 Sora 生成的画面场景越仿真,真实世界就越不真。而它的每一个生成物,又都会成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真实世界被无限度产出的 AI 幻象湮没,世界的失真越走越远。本文立足媒介理论史,沿着媒介环境学派的进路,通过逐步分析从拟态环境到多重虚拟世界再到超仿真幻境的演进逻辑,论证由生成式媒介造成大众与真实客观环境之间愈加隔膜的现状,发现 AIGC 的“超仿真”恰恰导致了世界“失真”的媒介发展悖论问题。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提出的“补偿性媒介”理论认为,人类在媒介演化进程中进行着理性选择,后继媒介都是对以往媒介的补偿,以此指引媒介进化的方向。^[24] 同理,面对智能时代 AIGC 的崛起,第一步要做的是感知 AIGC 建构的多重虚拟幻境对大众在认知真实世界造成的阻碍;第二步应重拾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能动性和价值理性,引导媒介服务于美好的现实世界。

参考文献:

- [1] 黄旦. 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 (1): 15-27, 94-95.
- [2] [美] 芭比·泽利泽. 想象未来的新闻业 [M]. 赵如涵,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2.
- [3] 《新闻学概论》编写组. 新闻学概论 (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7.
- [4] [美] 李普曼. 舆论学 [M]. 林珊,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
- [5] [德]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在文化工业时代哀悼“灵光”消逝 (全译彩图本) [M]. 李伟, 郭东,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6.
- [6] 朱光辉, 王喜文. ChatGPT 的运行模式、关键技术及未来图景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 113-122.

[7] [美] 芭比·泽利泽. 严肃对待新闻 [M]. 李青藜,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24-25.

[8] 邓晁煌, 贺宝仪, 吴飞. 人机协同下可信内容合成 [J]. 未来传播, 2023 (4): 24-31.

[9] Sun, Y., Sheng, D & Zhou, Z. et al. (2024) . AI hallucination: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of distorted informa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11 (1): 1-14.

[10] Lou, Y. (2023) . Human creativity in the AIGC era.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9 (4): 541-552.

[11] Han, S.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nd disclaimer in terms of authenticity, deception, and content attribute. Retrieved June 23 - 26, 2024, from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302503/1/ITS-Seoul-2024-paper-090.pdf>

[12] 丁柏铨.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基本理论的探索 [J]. 编辑之友, 2021 (6): 91-99.

[13]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城, 宋伟杰,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32-35.

[14] Wu, E. Y. (2023) . Media transformations in people's daily liv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convergence in the AI era: Presenting "generation Z" as an example of the behaviour in connecting with mass media and online platform content. *Academic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 (1): 104-108.

[15] 张国良. 传播学原理 (第三版)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37-38.

[16] 周勇, 周梦雪. 被异化的“原生态”: 对视听传播真实性问题的历史考察与再反思 [J]. 国际新闻界, 2023 (11): 25-40.

[17] 半月谈. 被骗 2 亿港元! 男子参加多人视频会议只有自己是真人 [EB/OL]. <https://mp.weixin.qq.com/s/-hbiAWZ1KecPjJ-LxLF1aQ>.

[18] Wang, X., Hong, Y. & He, X. (2024) . Explo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applications in the metaverse: Challenges, solu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ET Blockchain*, 4 (4): 365-378.

[19] Chen, X., Luo, L., Tang, F., Zhao, M. & Kato, N. (2024) . AIGC-based evolvable digital twin networks: A road to the intelligent metaverse. *IEEE Network*. 38 (6): 370-379.

[20] 朱霖潮, 杨易. Sora 视频穿帮, 只因一大瓶颈 [EB/OL]. <https://mp.weixin.qq.com/s/fKvTg7c5ZnZhk10etCxpWQ>.

[21] Xu, D., Fan, S. & Kankanhalli, M. (2023) . Combating misinformation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I mode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USA: New York, 9291-9298.

[22] Ghiurău, D. & Popescu, D. E. (2024) . Distinguishing reality from AI: Approaches for detecting synthetic content. *Computers*, 14 (1): 1-33.

[23] 李侠, 李双. Sora 之后, 拿什么拯救真相 [EB/OL]. https://mp.weixin.qq.com/s/SMbZYWtu-boTUakc_xa-YUg.

[24] [美]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 信息化新纪元指南 [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16-323.

[责任编辑: 华晓红]